書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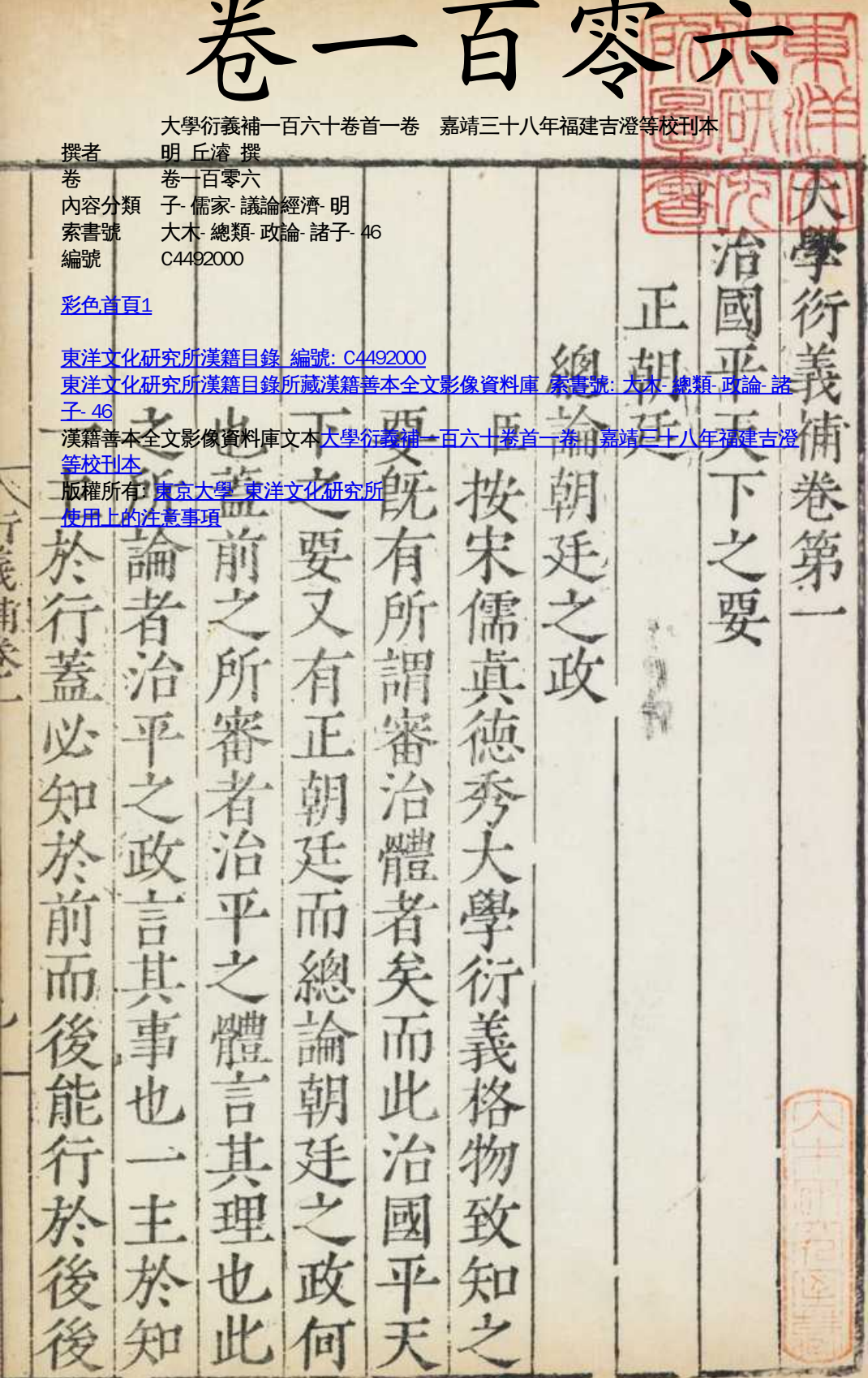
卷一百零六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　嘉靖三十八年福建吉澄等校刊本

撰者	明 丘濬 撰
卷	卷一百零六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議論經濟- 明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6
編號	C44920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2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6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 嘉靖三十八年福建吉澄等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總論朝廷之政
臣按宋儒眞德秀大學衍義格物致知之要既有所謂審治體者矣而此治國平天下之要又有正朝廷而總論朝廷之政何也蓋前之所審者治平之體言其理也此之所論者治平之政言其事也一主於知一主於行蓋必知於前而後能行於後後

衍義補　卷一百六十八　書四

周易旁註衍義補卷第一百六

治國平天下之要

慎刑憲

詳聽斷之法

易訟之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

程頤曰訟之爲卦上剛下險險而又健也又爲險健相接內險外健皆所以爲訟也若健而不險不生訟也險而不健不能訟也險而又健是以訟也

處訟之時雖有孚信亦必難阻窒塞而有惕懼則
得中而吉訟非善事不得已也安可終極其事成
謂窮盡其事也訟者求辯其是非也辯之當乃中
正也故利見大人以所尚者中正也聽者非其人
則或不得其中正也中正大人九五是也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程頤曰以中正居尊位治訟者也治訟得其中正
所以元吉也元吉大吉而盡善也
朱熹曰中則聽不偏正則斷合理
楊萬里曰虞芮爭田之訟必欲見文王故其訟之
理決鼠牙雀角之誠僞必欲見召伯故其訟之理
明爲聽訟之大人不尚中正可乎
毛璞曰使小民無爭安用有司使諸侯無爭委裘
可也然則天下不能無爭者勢也所以利見大人
者利其主之也又曰九五乃聽訟之主刑獄之官
皆足以當之不必專謂人君然人君於訟之大者
如刑獄亦豈得不聽攸之王制周官蓋可見矣所
謂罔攸兼于庶獄獄事之小不必聽者也
臣按刑獄之原皆起於爭訟民生有欲不能無
爭爭則必有訟苟非聽訟者中而聽不偏正而

斷合理則以是爲非以曲作直者有矣民心是以不平初則相爭次則相鬪終則至於相殺而禍亂之作由此始也是以爲治者必擇牧民之官典獄之吏非獨以清刑獄之具示所以遏爭鬪之源而防禍亂之生也

噬嗑九四噬乾胏肉之帶骨者與胾同得金矢利艱貞吉

朱熹曰周禮獄訟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九四以剛居柔得用刑之道故有此象言所噬愈堅而得聽訟之宜也然必利於艱難正固則吉

臣按金取其堅矢取其直言訟者必堅必直然後聽之彼其辭理不直而執意不堅者不聽也乾胏亦取其堅言聽訟者亦必剛直而堅固於事之有梗者能決斷而無難然後得聽訟之宜也要必訟者難於訟非不得已不訟也而所訟者必據理直而執辭堅聽者難於聽非得其情不但已也而所聽者皆存心正而守理固如是則得聽訟之宜而用刑之道亦於是乎得矣一

康誥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

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戛

蔡沈曰大憝即上文之罔弗憝言寇攘姦宄固爲大惡而大可惡矣況不孝不友之人而尤爲可惡者當商之季禮義不明人紀廢壞子不敬事其父大傷父心父不能愛子乃疾惡其子是父子相夷也天顯猶孝經所謂天明尊卑顯然之序也弟不念尊卑之序而不能敬其兄兄亦不念父母鞠養之勞而大不友其弟是兄弟相賊也父子兄弟至於如此苟不於我爲政之人而得罪焉則天之與我民彝必大泯滅而紊亂矣曰者言如此則汝其速由文王作罰刑此無赦而懲戒之不可緩也憂法也言民之不率教者固可大賚之法矣

蘇軾曰商人父子兄弟以相殘虐爲俗周公之意蓋曰孝友民之天性也不孝不友必有以使之子弟固有罪矣而父兄獨無過乎故曰凡民有自棄於姦宄者此固爲元惡大憝矣刑政之所治也至於父子兄弟相與爲逆亂則治之當有道不可與寇攘同法我將誨其子曰汝不服父事豈不大傷父心又誨其父曰此非汝子乎何疾之深也又誨

其弟曰長幼天命也其可不順又誨其兄曰此汝弟也獨不念父母鞠養劬勞之哀乎人非木石禽犢稍假以日月須其善心油然而生未有不爲君子也我獨弔閔此人不幸而得罪於三監之世不得罪我政人之手天與我民五常之性而吏不知訓以大泯亂乃迫而蹙之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玆無赦則民將避罪不暇而父子兄弟益相忿疾至於賊殺而後已雖大戾擊痛傷之民不率也

臣按蘇氏此說與蔡傳微異先儒謂其眞有補於世教者昔魯有父子訟者孔子寘之徙幷三月侯其悔而出之其意正與此合蓋聽父子兄弟之訟不與凡民同當有敎化以感動之使自悔悟知其出於天性可也後之聽訟者遇有關乎倫理之事一以蘇氏斯言爲法方其搆訟也則痛以曉譬之於其初及其不從也則緩以感化之於其後則人之善心油然以生世之風俗淳然以厚矣

呂刑曰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俱也嚴天威

蔡沈曰簡核情實可信者衆亦惟考察其容貌周

禮所謂色聽是也然獄訟以簡核爲本苟無情實
在所不聽上帝臨汝不敢有毫髮之不盡也
一復僕曰簡孚有衆即前師聽五辭五辭簡孚之意
一而此簡孚之法又當惟貌有稽辭或可僞而貌不
可掩不正則眊有媿則泚於此稽之不得遁矣苟
無簡核則疑獄明矣此所以不必聽竟捨之可
也

詩序行露召伯聽訟也其二章曰誰謂雀無角何以
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亦不女從
家不足其三章曰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
朱熹曰南國之人遵召伯之教服文王之化有以
革其前日淫亂之俗故女子有能以禮自守而不
爲彊暴所汙者自述己意作此詩言貞女之自守
然猶或見訟而召致於獄因自訴而言人皆謂雀
有角故能穿我屋以興人皆謂汝於我室有求爲
室家之禮故能致我於獄然不知汝雖能致我於
獄而求爲室家之禮初未嘗備如雀雖能穿屋而
實未嘗有角也又言汝雖能致我於訟然其求爲
室家之禮有所不足則我亦終不汝從矣

臣按民有血氣之爭有利欲之嗜所以不能無訟雖以文王之化召公之教當時之民猶有不曾禮聘而詐爲聘女之訟況後世民僞日滋之後乎然當是時也上有文王之聖以爲之君下有召公之賢以爲之方伯民欲爲詐而詐卒不行此易之訟所以尚乎九五中正之大人也後世詞訟之興多起於戶婚田土然戍周盛時田有井授故無爭者而所爭者婚姻耳此蓋訟之最小者然天下事何嘗不起於細微聖人刪詩所以存之以爲世

周禮小司徒凡民訟以地比正之地訟以圖正之

賈公彥曰六鄉之民有爭訟之事是非難辨故以地之比鄰知其是非者共正斷其訟若民於疆界之上橫相侵削者則以邦國本圖正之蓋凡量地以制邑初封量之時即有地圖在於官府於後民有訟者則以本圖正之

臣按民生有欲不能無爭有爭不能無訟人各執已見官或狗已私非有所質證稽考未易以平斷之也是以周官於民之訟則正之以比鄰於地之訟則正之以本圖焉蓋民之訟爭是非

者也地之訟爭疆界者也是非必有證佐之人
疆界必有圖本之舊以此正之則訟平而民心
服矣竊惟今日承平日久生齒日繁地力不足
以給人食民間起爭興訟非止一端而惟地訟
爲多蓋有一訟累數十年歷十數世而不能決
絕者所用之費校其所爭之直殆至數倍往往
廢業破產甚至聚徒扠奪因而拒捕遂至搆亂
者亦或有之此非小故也惟原其故皆由疆界
不明質約不真之故臣請遇大造之年乞
敕戶部定爲版籍式樣其進呈及布政司府縣
文冊凡四等各有等第縣冊必須詳悉府次之
布政司又次之其進呈者略舉大綱如舊可也
所謂縣冊除戶口外其田地必須明白開具地
名畝段四界價直租祝畫爲圖本備細填注不
許踈略如此則異日爭競有所稽考矣又請如
國初戶部給散民間戶由之制每戶給與戶由
一紙略倣前元砧基遺製將戶口人丁田產一
一備細開具無遺縣爲校勘申府府申布政司
用印鈐蓋發下民間執照此事雖若煩瑣然十
年一度各作於縣使民自爲亦不爲擾噫官府

稽其圖冊民庶執其憑由地訟庶其息乎

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三十斤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

鄭玄曰訟謂以財貨相告者造至也使訟者兩至既兩至使入束矢乃治之也不至不入束矢則是自服不直者也必入矢者取其直也詩曰其直如矢古者一弓百矢束矢其百个欲獄謂相告以罪名者劑今券書也使獄者各齎券書既兩券書使入鈞金又三日乃治之重刑也不券書不入金則是亦自服不直者也必入金者取其堅也

或問朱熹曰如此則不問曲直例出金矣則實有窮枉者亦懼而不敢訴矣曰此須是大切要事如平常事又別有所在如劑石之類

臣按方言於公者訟也因而守之者獄也蓋爭而不已必至於訟訟而不已必至於獄方其爭訟之初彼此有辨而皆至於公以兩造聽之而無所偏受則不直者自反而民訟自禁矣及其成獄之際彼此各具券書而質于公以兩劑聽之而無所偏信則不直者自反而民獄自禁矣入束矣然後聽之矣以自明其直而矢之爲利

直行者也入鈞金然後聽之金以自明其不可變而金之爲物則堅剛而不變者也既受三十斤之金又延三日以致思不即聽而待之又取其所甚愛使民因遲滯而自省古昔先王不輕受民之訟致民於刑也非特以全民之生亦所以厚民之俗歟

小司寇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

鄭玄曰辭聽謂觀其出言不直則煩色聽謂觀其顏色不直則赧然氣聽所謂觀其氣息不直則喘耳聽謂觀其聆予不直則毛然

王安石曰聽獄訟求民情以訊鞫作其言因察其視聽氣色以知其情僞故皆謂之聲焉言而色動氣喪視聽失則則其僞可知也然皆以辭爲主辭窮而情得矣故五聲以辭爲先色氣耳目次之

臣按王氏之言深得聽獄訟求民情僞之要

士師之職凡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傳別爲約劑

朱申曰聽稱責以傳別聽買賣以約劑二者皆券書之名所以正實僞者也

臣按凡民之爭多起於財財之彼此取予分數多少其初也必有書契期約以相質正故有以財致訟起獄者一以是正之苟無質正及有所欺僞則惟正之以公理罔有偏私焉民知上之以正實僞者在此則其有所授受取與不敢苟簡於其始則獄訟由之而省矣易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始之不謀訟所以興也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

朱熹曰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

金履祥曰聽訟固新民之一事使無訟則新民之至善曾子爲世之爲政者其於新民但知以聽訟爲事而不知其本故引夫子之言蓋已德既明民志自新故又以此謂知本結之言有本者固如是也

臣按大易有云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所謂理財則分別各人之所當有者正辭則明正各

人之所當言者禁民爲非則禁革各人之所不當爲者此三者守寶位之義也而治爭之大柄在焉夫守位固在乎仁而所以行仁而使之各得其宜者則在乎義反乎義則不仁而刑法之所以必加也刑生於獄獄起於訟訟之所以起者由乎財之不均言之不順爲之不循乎理也吾能仁以存心義以制事非所有者不敢取非所言者不敢道非所爲者不敢作則感其德者心孚聞其風者意銷自然有以畏服其心志厭伏其意氣矣訟不待聽而自無也大學此章舊本誤在誠意章下朱子移之於第四章以釋本末臣玫大學經文言物有本末章句謂明德爲本新民爲末於第一節第二章既釋明明德新民矣明德新民卽本末也三章釋止至善乃明德新民之遍其極示卽本末也且物有本末與事有終始對乃獨釋本末不釋終始何也臣竊以謂聽訟此章乃治國平天下之要務當以入第十章所見如此未敢以爲是姑記于此以俟正

馬以上聽獄訟

康誥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斷也要囚

蔡沈曰要囚獄辭之要者也服念服膺而念之旬十日時三月爲囚求生道也

蘇軾曰服念爲囚求生道也求之旬時而終無生道乃可殺

臣按此卽易所謂緩死也唐太宗謂死者不可復生決囚須三覆奏頃刻之間何暇思慮自今宜五覆奏正得要囚至于旬時之意

呂刑王曰兩造俱備師聚也聽五辭五辭簡核其實也孚無可疑也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質也于五罰贖也五罰不服正于五過誤也五過之疵病也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

蔡沈曰兩造者兩爭者皆至也具備者詞證皆在也五辭麗於五刑之辭也五辭簡核而可信乃質于五刑也不簡者辭與刑參差不應刑之疑者也疑於刑則質於罰也不服者辭與罰又不應也罰之疑者也疑於罰則質于過而宥免之也官威勢也反報德怨也內女謁也貨賄賂也來干請也惟此五者之病以出入人罪則以人之所犯坐之也審克者察之詳而盡其能也刑疑有赦正于五罰

也罰疑有赦正于五過也

呂祖謙曰獄辭所及固欲審度而兩造辭證復欲具備蓋不當逮者不可擾一人當逮者不可闕一人又曰刑降而爲罰罰降而爲過然以私而故縱則又非天討也故縱之弊病有此五者

臣按先儒謂古者因情而求法故有不可入之刑後世移情而合法故無不可加之罪所謂因情以求法者必備兩造之辭必合衆人之聽必核其實必審其疑刑有疑則正于罰罰有疑則正于過必其有疑者無疑也然後赦之其審慎之者如此則人之入于刑者必當其罪而罪不可入者則必得其情矣謂之審者察之盡其心克者治之盡其力此一言者呂刑凡四見焉其丁寧諄複忠厚之意詳慎之心所以警戒于刑官者至矣一時典獄之臣又豈有移情以就法者哉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口才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

蔡沈曰罰以懲過雖非致人於死然民重出贖亦

甚病矣非口才辯給之人可以折獄惟温良長者視民如傷者能折獄而無不在中也此言聽獄者當擇其人也察辭于差者辭非情實終必有差聽獄之要必於其差而察之非從惟從者察辭不可偏主猶曰不然而然所以審輕重而取中也哀敬折獄者惻怛敬畏以求其情也明啓刑書胥占者言詳明法律而與衆占度也咸庶中正者皆庶幾其無過忒也於是刑之罰之又當審克之也此言聽獄者當盡其心也

臣按先儒謂哀矜勿喜即此哀敬也哀則不忍人君存哀敬以折獄則與獄之官不敢不盡其心人臣存哀敬以與獄則受刑之人不敢不服其罪

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

蔡沈曰明清以下敬刑之事也獄辭有單有兩單辭者無證之辭也聽之爲尤難明者無一毫之蔽清者無一點之汙曰明曰清誠敬篤至表裏洞徹無少私曲然後能察其情也

呂祖謙曰不可用私意而家于獄之兩辭家云者

出沒變化於兩辭之中以爲囊橐窟穴者也

臣按私家之家如君子不家于喪之家穆王以此訓刑蓋欲其於獄訟之單辭者則明清以聽之於獄訟之兩辭者則以中而聽之蓋獄辭之初造者必單單者一人之情也一人之情各偏其見各執其是各掩其非俗所謂一面之辭也及夫兩造具備則獄有兩辭矣即其兩者之辭而折之以中道用吾前日清明之心行吾今日中正之道不於獄辭之間有所偏徇而假之以爲私家之囊橐窟穴焉則民之情僞得而國之

憲典正矣

大司寇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法斷之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

鄭玄曰邦典六典也以六典待邦國之治邦濃八濃也以八濃待官府之治邦成八成也以八成待萬民之治弊之斷其獄訟也

臣按六典八濃八成皆太宰所掌者也而定之斷之弊之則在司寇焉蓋治邦國以六典諸侯所當守者也有戾於其典者則司寇以刑法定之定之者定其罪也治官府以八濃卿大夫所

當遵者也有違於其濛者則司寇以刑法斷之
斷之者斷其罪也經邦治以入成庶民所當行
者也有犯於其成者則司寇以刑濛弊之弊之
者弊其罪也訟興于下獄成于上斷罪雖在掌
邦禁之司寇而憲度則本於掌邦治之冢宰焉
可見王道備於同民心出治道之禮樂政刑而
刑又所以輔禮樂政之所不及斷獄者一以輔
治爲先則刑行而治道立矣

小司寇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訊之至
于旬乃弊之讀書則用濛濛

鄭玄曰附猶著也以情理訊之冀其有可以出之
者十日乃斷之

賈公彥曰以囚所犯罪附于五刑恐有枉濫故用
情實問之使得真實

臣按此聖人斷獄欽愼之意卽大易所謂緩獄
康誥所謂服念也既得其罪附于刑矣恐其非
心服也又從而用情以訊之又恐迫急而不盡
其明也必至旬時之久乃敢斷之既斷之矣又
以其所犯之刑書讀之於囚審之而弗變乃用
濛焉其謹之又謹如此此先王之世天下所以

無寃民也歟

士師掌官中之政令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致邦令

賈公彥曰致邦令者以法報之也

立萩曰官中之政令秋官之屬所行政令也察獄訟之辭者則刑官之屬若鄉士遂士縣士方士各上其獄訟之不決者而致于士師士師因其辭而察之以詔司寇斷其獄弊其訟獄訟既審合于邦令則又以其邦令而致之於鄉士遂士縣士方士上下聯事精察如此此獄之所以得其中也

臣按後世州郡獄訟有不能決者申達于憲司憲司審察其情犯稽考質正于律令而定其罪名然後報之于下使處斷焉是即周官此意也

朝士凡士之治有期日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期期內之治聽期外不聽

吳澂曰治獄之日皆有限期鄉士旬而職聽於朝遂士二旬方士九旬諸侯之國以一年爲期也在期內者皆聽其訟出期之外則不聽之亦息訟之道也

臣按凡士者謂鄉士縣士遂士方士訝士也凡

士之治獄者皆有其期以地之遠近爲之差在期內者則聽而治之出干期之外則不聽也蓋民有急遽之患速達則受患不深而證佐易見連逮不多苟遷延歲月則必有爲之委曲掩蔽而貨累及人多矣世有不逞之徒往往攜拾人家數十年前之事以興詞訟而司政典獄者不以爲非而反因之而入人之罪自喜以爲能昧於周官期外不聽之旨也

凡有責債者有判書以治則聽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濾行之犯令者刑罰之

鄭司農云判書謂別券也同貨財者富人蓄積多時收斂之乏時以國服之法出之雖有騰踊甚巖不得過此以利出者與取者過此則罰之若漢世加貴取息坐贓

賈公彥曰財主出責與生利還主則同有貨賄者也今以國服之法爲之息利犯令者遣國法也故刑罰之

吳澂曰屬責謂轉責使人而歸之而本主死亡若其親屬貸還貨財則多寡之數或相抵冒必以其

地之人相比近而能爲證者乃受其辭而治之否則不聽也

臣按借債取息三代以前已有之但必有券書而不可多取息雖有死亡苟有證佐亦必追償先王體悉民情爲之通有無以相資助使不至于匱乏固不以爲非也近世乃有惡富人冒利者一切禁革民間私債其意本欲抑富強而不知貧民無所假貸坐致死亡多矣

司刑若司寇斷獄弊訟則以五刑之灋詔刑罰而以辨罪之輕重

鄭玄曰詔刑罰者處其所應否如今律家所署法矣

賈公彥曰司寇斷律之時司刑則以五刑之灋詔刑罰刑罰並言者刑疑則入于罰故也

臣按後世於刑部問擬罪囚而以大理寺平允亦此意

王制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有旨無簡不聽

陸佃曰聽訟若無簡書可書之實狀可據則不聽也

陳澔曰有發露之旨意無簡覈之實迹則難於聽斷矣

臣按周禮三刺註謂刺殺也考之韻書刺又訊也蓋與訊同義也若如註言則是周人設官專以殺戮爲事方其聽獄之初已懷殺戮之意而豫爲此官以待之三代以前恐無此制況所謂三刺之法一刺曰訊群臣再刺曰訊群吏三刺曰訊萬民上以刺言下即言訊尤爲可見漢人設官以察舉郡國而謂之刺史蓋示以訊察爲言成獄辭史掌文書者以獄成告於正士師之屬正聽之正以獄若如註言則謂之殺史可乎

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成告于王王三又當作宥然後制刑

陳澔曰成獄辭者謂治獄者責取犯者之言辭已成定也又當作宥周禮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亡謂行刑之時天子猶必以此三者免其罪也自上而下咸無異辭而天子猶必以三宥而後有司行刑者在君有愛下之仁在臣有守法

之義也

方慤曰獄正特刑官之屬而已大司寇特刑官之長而已專以一官之聽猶慮不能無私焉故王又命三公參聽之以合乎公議也三公參聽之而獄之辭又成矣於是以獄成告於王若是以五刑治之可矣然以三宥之法原之或在所赦焉故三宥然後制刑也

臣按 本朝之制凡有刑獄皆掌于法司而平允于理寺理寺具成獄上諸朝及秋後將處決乃集文武大臣會審于外廷即此制也

孟氏使陽膚曾子弟子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朱熹曰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

謝良佐曰民之散也以其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使之無其素故也後世治道故也陷於不自知則教之無其素故也後世治

獄之官每患不得其情苟得其情則喜矣豈知哀矜而勿喜之味哉且人喜則其意逸逸則心放放則哀矜之意不萌其於斷獄剖訟之際必至於過中失正有不自知者惟能反思夫民情之所以然則哀矜之意生而喜心忘矣詳味曾子之言至誠惻怛而體恤周盡如此嗚呼仁哉

臣按曾子教陽膚以斷獄理刑之道不言刑罰而以民散爲言朱熹釋之曰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噫爲國而使民至於情義乖離而不相維繫則其國之亡也無日矣蓋君之於民須而成所以維繫之以相安者以情相孚而義相結也所以使之至乖違離解而不相維繫者夫豈一日之故哉蓋民之所以聚而尊君親上者以上之人養之教之治之既有其道又有其素故也是以先王之於民既分田授井以養之立學讀法以教之又制爲禁令刑罰以治之焉生業既厚禮義復明內有尊君親上之心外遂仰事俯育之願有比閭以聚其族有井邑以聚其人有室家以聚其父子兄弟夫婦親戚歡然有恩以相愛秩然有義以相宁驅之使散不肯

也況肯自散哉後世民之所以易於散者以上無聚之之道故也饑寒迫身則散緜役煩擾則散賦斂重多則散散則無情無情則無義無義則無有能也嗚呼聖門教人不以聽訟爲能而必以無訟爲至故曾子之於陽膚不以得其情爲喜而以失道民散爲憂後之有天下國家者其豫思所以保養斯民使其恒有聚處之樂而無至於一旦情義乖離而不相維繫也哉

唐德宗時李巽以私怨奏竇參交結藩鎮上大怒欲殺參陸贄以爲參罪不至死上言參朝廷大臣誅之不可無名昔劉晏之死罪不明白至使衆議爲之憤悒叛臣得以爲辭參貪縱之罪天下共知至于潛懷異圖事屬曖昧若不推鞫遽加重辟駭動不細

臣按王者之刑一人而千萬人懼刑之可也唐殺劉晏不以其罪天下爲之憤悒叛臣藉以稱兵然則人主於刑戮其可輕哉

陸贄言於德宗曰夫聽訟辨讒貴於明恕明者在辨

之以跡恕者在求之以情跡可責而情可矜聖王懼疑似之陷非辜不之責也情可責而跡可宥聖王懼逆詐之濫無罪不之責也惟情見跡具詞服理窮者然後加刑罰焉是以下無冤人上無繆聽苛慝不作教化以興

臣按陸贄此言可以爲聽訟斷獄之法而辨讒謗之法亦具焉人君之聞讒謗人臣之斷獄訟皆當以是書于座右

宋仁宗嘉祐五年判刑部李綏言一歲之中死刑無慮三千餘夫風俗之薄無甚於骨肉相殘衣食之窮莫急於盜賊今犯法者衆豈刑罰不足以止姦而教化未能導其所善歟願詔刑部類天下所斷大辟歲上朝廷以助觀省從之

臣按天下之治亂驗於風俗之厚薄衣食之有無骨肉相殘者多其風俗之偷也可見盜賊之劫掠者衆其人之窮也可知李綏欲刑部類天下所斷大辟上朝廷以助觀省人主於此誠留心觀省於斯二者之間風俗之偷則明禮義以化之衣食之闕則省徭輸以寬之如此則上和下睦家給人足非特刑罰以之而清而民風亦

因之而厚矣

孝宗時臣僚上言在律言斷獄者皆須依所告狀鞫若於本狀之外別求他罪者以故入人罪論比年中外之獄聞于狀外求罪推尋愆答鞫勘平生旁及他人千連禁繫乞申明法令自今獄事無得於狀外求罪如有違戾重寘于法

臣按古人制律不許于狀外求罪庶求以來皆以上欲以上詳聽斷之法

獄以上

斷獄

治國平天下之要

慎刑憲

議當原之辟

周禮小司寇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

鄭玄曰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者爲治獄吏褻尊者也不躬坐者必使其屬若子弟也

王安石曰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者貴也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者親親也貴貴親親如此而已